

一出正月，农历二月二便悄然而至。儿时跟着母亲念过的民谣，至今仍在耳边清晰回响：“二月二，龙抬头。春雨落，地冒油。修犁铧，喂饱牛。大家小户拉春牛。”这一天里，最让我念念不忘的，便是吃炒豆、食春卷、剃龙头，桩桩件件都藏着昔日年味与人间温情。

犹记小时候，每逢二月二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们就被父亲催着早早起床，去踩门槛，寓意“登龙门”。随后跟着爷爷到院子里打囤填仓。他从灶膛里捧出草木灰，一把把均匀撒开，画出五个大小不一、环环相套的圆圈，象征一座座粮囤。囤内分别放上豆子、谷子、黍米、高粱、小麦等五谷，有时也放上几枚钱币，再用砖头轻轻压住。囤旁再画一架梯子，祝愿囤高粮满、岁岁丰年。囤打好后，爷爷便让我点一挂鞭炮，他在一旁笑着念叨：“爆满了，爆满了！”

为了多沾几分“龙气”，这天的饮食也都与龙紧紧相连。奶奶常说，吃春饼叫吃“龙鳞”，吃水饺叫吃“龙耳”，吃面条叫食“龙须”……种种讲究，都是为了图个吉祥顺遂，盼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午饭时，奶奶用温水和

面，揪成一个个小巧的面剂，两个一对叠在一起，擀成七寸左右的圆薄饼，小火慢慢烙熟。卷上时令鲜蔬，轻轻一咬，满口清香，全是春天的气息。

最有趣的，莫过于吃炒豆。爷爷把大铁锅洗净烧干，倒入半锅细沙，炒得滚烫后再下豆子，不停翻炒，直到豆子噼啪爆开，再用筛子滤去沙子，分给

全家品尝。老话说：“金豆开花，龙王升天，兴云布雨，五谷丰登”，炒豆子也有讲究：豆子炒得越响、越脆，就象征日子越红火、越兴旺。

吃过早饭，父亲预约的理发师便上门了。这天理发，我们那里叫作“剃喜头”。传说剃喜头，能保佑孩子健康成长、出人头地；大人理发，则可辞旧迎新、带来好运，新一年顺顺利利、吉星高照。其实，熬过一整个正月，人人头发都长了不少，选在“龙抬头”这天理个清爽发型，顿觉精神抖擞，满心都是对平安顺遂的期盼。

入夜，全家围坐一桌，喝春酒、吃“龙眼”，笑语盈盈。饭后便去看龙灯、逛庙会、听庙戏，锣鼓喧天，热闹非凡，气氛比刚过不久的元宵节还要浓烈。我们小孩子哪里听得懂戏文，不过是跟着热闹，一哄而散，在台前幕后追逐嬉闹；唯有老人们看得入神，端坐在条凳上，直到曲终人散，仍意犹未尽。

白居易有诗云：“轻衫细马春年少，十字津头一字行。”春风渐暖，踏春的脚步渐近，今年的二月二将至。回望旧时光景，心中满是温暖与怀念，那些烟火寻常里的仪式感，早已成了岁月里最温柔的印记。

一缕乡愁上心头

彭庆东



AI制图

老物件



一把老铜勺

乔兵 文/图

家里珍藏着一把老铜勺，是母亲送给我们的。40年来，勺子的用途发生了些变化，但一直伴随着我们。这把普通的铜勺，早已不只是一件日用器物，更盛满了我们对母亲、对旧时光最深的思念。

这是一把长柄老式铜勺，由老铜匠一锤一锤打制而成。我的老家在晋北，与内蒙古相邻。新中国成立之前，姥爷为了生计，常年走口外（内蒙古），为财主家放羊，每次归来，都会带回几把大小不一的铜勺。晋北人家的锅大，多是近1米的铁锅，安在炕沿灶上，舀饭便离不开两尺来长的大铜勺。后来母亲回娘家，姥姥便将两把铜勺赠予了她。随父亲在太原生活后，城里锅小，母亲便一直用着这两把偏小的铜勺。

那时，我们家六七口人，做饭的铁锅也比较大，基本上早晚两顿稀饭，中午吃面要喝面汤，勺子是一日三餐离不了。说是小铜勺子，其实比城市家里用的勺子要大一些，勺子柄长，舀起饭来从不用怕锅沿烫着，勺子大，盛起饭来也快。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透着一股古朴厚重，结实又耐用。

1984年，我结婚成家，和妈妈住在一个宿舍院里，乐得每天下班后能吃个现成饭。妻子在娘家时用的是铁勺子、铝勺子，看到我们家里用铜勺子很新奇，用起来还趁手，格外喜爱。后来单位分房，我们要搬

出去独立开灶，母亲见妻子真心喜欢，便说：“你们拿上一把铜勺用吧，不用再买了。”妻子欢喜不已：“妈，您不说，我也正想跟您要呢。”就这样，这把老铜勺，正式传到了我们手中。

刚开火做饭时，我们还觉得铜勺十分好用。可三口之家锅小饭少，再配上轻便的钢精锅、不锈钢锅，这把分量十足的铜勺反倒显得笨拙，稍不注意，便会把轻锅带得倾斜。我们只好添置了小巧的不锈钢勺，老铜勺就此“转岗”。

我们给铜勺子安排了新工作，挖面挖米。那时面粉都是25公斤一袋，大米也10公斤一袋，勺子把长，用起来还挺顺手。只是铜勺子使用频率低了，慢慢勺子氧化发了黑，铜柄也不那么亮了，只有手柄部分还是金灿灿的。退休后，妻子单位返聘，我就做了“全职先生”，每天操持家务。开始时，把握不好饭量，每天有剩饭。经过摸索，发现我和妻子每顿饭两铜勺面粉正好，铜勺不仅能挖米舀面，还是我做菜的量面器，从此后做面食大米再没剩过饭。

一晃几十年，这把铜勺陪我们走过了大半岁月。它是家族的传承，是母亲留给我们的念想。父母离世已十余载，每当我用铜勺子挖面时，常会睹物思亲，想起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幸福时光。

逛钟楼街

成石

妻子最爱逛钟楼街。这条街因钟楼得名，历史可追溯到北宋，时名“东门正街”，曾是太原城四条丁字官街之一。后来钟楼街与按司街、东羊市并为一街，至今留存历史街巷25条、历史建筑及文保单位18处，汇聚8家中华老字号、3家三晋老字号，乾和祥、恒义诚、华泰厚等名店林立，素有太原“小王府井”的美誉。

我家住在尖草坪街，距钟楼街7公里，周边商铺林立，妻子却总不感兴趣，一到周日便执意前往钟楼街。也难怪，这里自古便是太原最繁华的商业街区，既有大中市、开化寺、华泰厚、老鼠窟等老字号，也有沿街叫卖的小商铺，摩肩接踵的人流与满街烟火，勾勒出太原最鲜活的街市风景，也藏着我和妻子无数相伴而行的购物记忆。

如今的钟楼步行街经提质改造，成功入选“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”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老街会客厅”，更是引领城市消费升级的新地标。

前几日晚上，我又陪着妻子重游钟楼街。循着熙攘人群走到街口，醒目的“太原钟楼街”地标映入眼帘。复建的钟楼、按察司牌楼、开化市门楼等民国风貌建筑错落而立，复刻着旧时模样，让沉淀千年的市井文化重现在眼前。我们先走进如今名为“小白楼绸缎”的专卖店，1979年，我与妻子尚是恋人，便是在此为她挑选了一件桃红色上衣，作为婚礼礼服，在当年已是格外鲜亮。路过亨得利钟表店，往事更清晰浮现——当年我花260元，也就是整整半年工资，为她买下一块罗唐纳瑞士手表。而后我们又又在开明照相馆拍下结婚照，她身着那件桃红色上衣满心欢喜；还在华泰厚为我定制了一套中山装，预备迎娶她时穿着。

钟楼街，静静镌刻着我们最珍贵的婚恋时光。

漫步在热闹的街巷，我们重访了当年常去的老字号，也逛了几家文创小店。云冈石窟冰箱贴、“悟空”皮影画、醋坛子摆件等非遗文创精巧别致，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；走进独具特色的“城市会客厅”，推光漆器、上党堆锦、晋绣等数十种山西非遗作品陈列其中，既让我们开阔了眼界，也倍感耳目一新。

行程的最后，我们来到恒义诚老鼠窟元宵店。作为钟楼街的美食地标，这里承载着几代太原人的味觉记忆，每逢元宵佳节必定排起长队。从前每次逛钟楼街，我们总要在此驻足，吃上一碗现煮元宵、一碗醪糟，或是几个麻团，甜香萦绕心头，圆满了一整条街的时光。

旧街新景，烟火依旧，钟楼街里藏着的，是岁月静好，也是我们相伴半生的温柔与欢喜。